

楚事編年辨

徐显之 著



學苑出版社

楚事编年辨



徐显之 著

学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事编年辨/徐显之著. —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9. 3
ISBN 978-7-5077-3235-1

I. 楚… II. 徐… III. 中国 - 古代史 - 研究 - 楚国
(? ~ 前 223) IV. K231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2117 号

责任编辑: 郑泽英

设计制作: 北京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9

网 址: www.book001.com

电子信箱: 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销售电话: 010 - 67675512、67602949、67678944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: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

开本尺寸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4.875

字 数: 39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0.00 元

出版前言

《杻机》之不存，楚史之散而不集，人所共惜。徐显之先生不顾九十高龄，编辑遗文逸史及历代考古之所得，编为《楚事编年辨》，并撰写《楚事辨谈》、《楚国人名、地名辨表》，合而题之曰《楚事编年辨》，对史实之不清，概念之不明，年代之确定，人名地名的难知，无不厘举而考证之，以慰世人。

解读曾国之谜的漫漫长夜 (代序)

1978年，刚刚解除“劳动改造”，上级给我一张《社会科学家调查表》，殊感愕然。当时的回答是“年过六十，身体素来不好，过去发表过一些论文，都很平常”。第二年，大冶县委要我去参加修县志，有关盛世大事，又系我所素习，欣然应命。当时规定很严，档案不能随便外带，只好日间修志，入夜著书。

1990年，我已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，赶赴汉出版《大冶县志》及个人专著《山海经探原》之便，到老友高维岳教授家做客，谈到“曾侯乙”的问题。路淡人稀，苦无资料，只好坚持从事“楚事编年”的搜集和考证，真若大海捞针。是时我体力转健，国家日见富强，社会渐趋安定，子女好学上进，家庭藏书略复旧观。73岁上泰山，74岁上黄山。在泰山路上，我写了一首诗：“一往晴空仰岱宗，行年恰与孔丘同。攀援六里南天路，漫转三时北极宫。舒展何堪临广宇，流连无虑达苍穹。玉皇顶上昂扬立，声影频频摄镜中。”《大冶县志》及《山海经探原》荣获出版，《山海经探原》受国内外学者普遍赞誉，光明日报、湖北日报均著文评价，《县志》也获国家表彰。但《山海经探原》是综合研究性质，《县志》惜墨如金，许多新的论点有待论定，必须向社会回答。此后，一方面出版了《山海经浅注》，一方面写出不少论文，一晃就耽搁了四五年。抽空从事《楚事编年》的整理和曾国问题的研究，总算明确了曾国的存在。主要理由在：一是桐柏山、大别山，古称鍼山、峥山、甌山、曾山，春秋末，申包胥自随去秦为楚求救，还爬过曾山，这里有过曾国，不足为奇。二是这个地方，是神农氏首善之

区，建立过许多属国，难道就没有一个曾国？三是《史记·夏本纪》也说禹之后，有一个缙国。四是《安州六器》就说周昭王南征，到过曾国。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，曾、随同地，是否同时。随国据有此地，曾的势力是否存在？是否出现过曾并随或篡随的事件？不久我又转入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。2004年，《中国青铜文化之都》的专著出版了。此时我快90岁了，身体也出现许多问题，还是勉自为之，整理出版《楚事编年辨》的工作，书名只增加一个辨字，却增加了许多研究时间，曾国问题的研究，也有进展。首先是缩小了楚国史在惠王时断代的时间段，从30年压到18年。第二是随、楚关系长期友好，楚惠王即位之前不久，楚昭王还力挺随国的国际地位，以感他救国救命之恩，这样就排除了随为曾所并或所篡的问题，可以肯定曾侯是楚对随君的封号。也和楚王红称为翼侯晋君、郤别称鄂侯是一样的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是我对“曾侯乙钟”铭文自宋以来历代学者所认定的再认定所带来的困扰。原文的解读是这样的：“佳（唯）王五十又六祀，徙（返）自西阳，楚王盍（熊）章，乍（作）曾侯乙宗彝，寘（奠）于西阳，其永时享。”我非常看重“徙（返）”这个字。如果真是“徙（返）”，那就是楚惠王也必然遭遇到如同他父亲那样的遭遇。经过研究，楚自白公之乱之后数十年间，国内安定，国际上也是楚国最好的有利时机：一是北方的晋国，为三家所分，无力侵楚；二是东方的强吴，在楚的帮助下，为越所灭；三是越灭吴后，以淮上地与楚，越兵横行于江淮东（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语）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也说：“楚惠王四十二年，楚灭蔡。四十四年，楚灭杞、与秦平。是时，越已灭吴，而不能正江、淮北，楚东侵，广地至泗上，五十七年，惠王卒。”根本不存在楚惠王有过什么内乱外患的问题。但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原文解读为“徙（返）”，究竟该是什么字呢？经过深思，返与赴同形，赴与讎同音、同义。其字应为赴字所代，寘

仍为置。如此就意通词顺，更符合情理符合礼制。我心释然，当然是否果真如此，尚祈明教。

2007 年除夕徐显之时年九十即将届满于大冶金湖之畔

目 录

解读曾国之谜的漫漫长夜（代序）	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楚事辨谈

一、《杻机》辨	3
二、荆与楚辨	8
三、辨鄂	14
四、三楚辨述	24
五、江淮河汉辨	29
六、楚地先民古事辨	38
七、楚地古国辨	49
八、楚人与吴越之兴亡	58
九、鄂楚之与邦徐国纪	64
十、治史辨思	69

楚事编年

一、楚之先世（约公元前11世纪前）	83
二、鬬熊、熊丽、熊狂、熊绎、熊艾、熊渠、熊胜、 熊杨之世（约公元前11世纪～前9世纪）	88
三、熊渠、熊红、熊延、熊勇、熊严、熊霜、熊徇、 熊罾之世（约公元前9世纪～前791年）	94
四、若敖、霄敖、蚡冒之世（公元前790年～前741年）	99

五、楚武王（熊通）时期（公元前740年～前690年）	101
六、楚文王（熊贲）时期（公元前689年～前677年）	106
七、楚堵（一作杜）敖（麇）时期 （公元前676年～前672年）	111
八、楚成王（熊恽）时期（公元前671年～前626年）	113
九、楚穆王（商臣）时期（公元前625年～前614年）	137
一〇、楚庄王（侣）时期（公元前613年～前591年）	140
一一、楚共王（审）时期（公元前590年～前560年）	174
一二、楚康王（招）时期（公元前559年～前545年）	202
一三、楚郢敖（员）时期（公元前544年～前541年）	216
一四、楚灵王（围）时期（公元前540年～前529年）	223
一五、楚平王（居）时期（公元前528年～前516年）	248
一六、楚昭王（珍）时期（公元前515年～前489年）	265
一七、楚惠王时期（公元前488年～前432年）	301
一八、楚简王（中，一作仲）时期 （公元前431年～前408年）	323
一九、楚声王（当）时期（公元前407年～前402年）	324
二〇、楚悼王（疑，一作类）时期 （公元前401年～前381年）	325
二一、楚肃王（臧）时期（公元前380年～前370年）	330
二二、楚宣王（良夫）时期（公元前369年～前340年）	331
二三、楚威王（商）时期（公元前339年～前329年）	341
二四、楚怀王（槐）时期（公元前328年～前299年）	354
二五、楚顷襄王（横）时期（公元前298年～前263年）	381
二六、楚考烈王（元，一作完）时期 （公元前262年～前238年）	398
二七、楚幽王（悍）、哀王（犹）时期 （公元前237年～前228年）	408

二八、楚王负刍时期（公元前 227 年～前 223 年）	41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楚人名、地名辨表

一、楚国人名始见载籍辨表	41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楚事地名始见载籍辨表	442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记	461
----------	-----

楚事辨谈



一、《梟杌》辨

春秋时期，诸侯并立，各有史书，以记其当时国内及国与国之间的大事。周的史书叫志，郑的史书叫书，鲁的史书叫春秋，晋的史书叫乘，楚的史书叫梟杌。志和书之义甚明；春秋以二始举四时，亦甚明了；晋之所谓乘，《孟子·离娄下》注云：“乘者，兴于田赋乘马之事，因以为名。”亦可以解释。唯独对于楚史梟杌的解释，殊令人费解。同上注：“梟杌者，鬻凶之类，兴于记恶之戒，因以为名。”以后历代学者，不敢犯圣，谬承其说，并加以引证说，梟杌本是猛兽，后来以之名恶人，最后以之名史。他们的根据不外乎下列诸传说并见于古籍之所言。《神异经》云：“四方荒中，有兽焉，其状如虎而大……搅乱荒中，若梟杌，一名傲狠，一名难训。”他们所举以恶人叫梟杌的例子见于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“颛顼有不才子，不可教训，不知话言，告之则顽，舍之则鬻（不道忠信），傲狠名德，以乱天常，天下之民，谓之梟杌”。他们甚至直指恶人为鲧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·集解》云：“梟杌，顽凶无可畴匹之貌，谓鲧也。”《史记·正义》亦云：“谓鲧也，凶顽不可教训，不从诏令，故谓之梟杌，按言无畴匹，言自纵恣也。”他们真把《梟杌》作为专记恶人的史书了。但是，专记恶人之书，能称为史书吗？一部史书，既记善人，也记恶人，所谓“寓褒贬，别善恶”以告诫后人者。那能以恶人之所作所为作为历史，而命其书为恶人之书吗？《梟杌》之书，不见于今日，然而作为一国之正史，与周志、郑书、晋乘、鲁之春秋享有同等的地位。还是看《孟子·离娄下》的解释：“孟子曰：王者之迹息，而诗亡；诗亡，而春秋作。晋之乘、楚之梟杌，鲁之春秋，一也。其事则齐桓，晋文，其文则史。”楚之梟杌和晋乘，鲁之春秋，同样都被承认其历

史书的地位。且楚之杙杙，其书虽不见于今日，但其事，仍散见于孔子所作的《春秋》、左丘明所作的《左传》、公羊寿所作的《公羊传》、穀梁俶所作的《穀梁传》，记载楚事綦详，笔者曾引以编著《楚事编年》，记春秋时期历代楚君之事，几无缺遗，所记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庄王、共王、灵王、平王、昭王、惠王九君之事尤详。孔子、左丘明、穀梁俶均系鲁人，公羊寿为齐人，除公羊寿为汉代外人外，其余皆春秋末年后人，当时若无楚史《杙杙》为之据，何以记事如此綦详？其中叙事，均准于史法，而甚少专记恶人之事，可以知《杙杙》专记恶人之事的说法，不攻自破。当然，杙杙和《杙杙》义出同源，二者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，但并无直接的原委关系，且看下面的讨论。

“杙杙”一词，源于何处，主要求之于古汉语及楚地的原始居民今之土家族的语言中，庶几可以得之。考诸古史，《周志》、《郑书》，都是分年叙事，《晋乘》、《鲁春秋》，也都与年有关，难道楚的《杙杙》就和年没有关联吗？楚之土地，主要在江汉平原及其周围。江汉平原是由江、汉两大河流冲积而成的千里平原，今天是沃野千里，堪称“天下粮仓”，但在古代，水泛则没，水去则干。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，草是心目中最重要之物，因此认定草青一次为之一年；今埃及之尼罗河，每年水涨一次，水去之后，沃野千里。尼罗河流域的先民，当然重视此种现象，而认定水涨一次为之一年。难道楚之先民，不也把江汉之水涨落一次而定之为一年吗？《杙杙》应有年义，可无庸议。然而有人要问：“推论可以，根据何在？”迄今，湖北等地妇女，即塘捣衣，一手执杵，一手执衣于半没于水中的木凳上，捣数次，即干。是否即所谓杙？捣干后，又将衣拖水上凳，揉数次，俗所谓沃，是否即所谓杙？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杙，断木也，《春秋》传曰杙杙。”清钮树玉校本：“《玉篇》作杙，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作杙杙。”可见杙为断木，非杵而何？何况《春秋传》曰“杙杙”。杙、捣形相似，

桡与杵音相似，更足以说明桡即捣杵。因以桡捣衣，故桡亦假借为搯，而具有捣义。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·定声·孚部》训云：“桡假借为搯，《楚辞·九章·桔颂》云：‘搯木兰以矫蕙兮。’旧注：桡一作搯，洪兴祖补注：‘桡音搯，断木也。’”可知桡为木杵，以之捣衣，名词变动词，即后世之所谓搯，桡、搯均有捣义，音亦相同。杵字不见于《说文》，后人以“机”为《桡机》之代称。《字汇·补·木部》：“机，桡机，恶兽名。楚人取以名史。”《史通·采撰》：“盖当时有周《志》、晋《乘》、郑《书》、楚《机》等篇。”近代人严复《哭林晚翠》有“诗篇同《乘》、《机》，异代得根源”之语。对“机”一字有所解释的，始见于《齐民要术·种桑柘》：“春采者，必须长梯高机。数人一树，还条复枝，务令净尽。”《宋史·丁谓传》也有说到机的：“帝遂赐坐，左右欲设墩，谓顾曰：有旨复平章事，乃更以机进。”把“机”说得更清楚的是清秋瑾和近代人黄侃。秋瑾《看护学教程·病室及卧床》：“床头安小机，可置药物及病者的用品。”黄侃《蕲春语》：“今谓断木为四足，上平无倚者，皆曰机凳。”可见机为平面无倚之凳，如今椅机头（方凳）及长凳之类。于此，桡机之“机”，亦可得其解。原来妇人入塘捣衣，以两脚凳置于塘边，无脚之头接岸，有脚之头入水，将衣置于此凳上捣之，然后拖水上凳，和水揉之，因揉衣于凳上，凳名为机，故作用于其上的动作，亦称为机，后遂称为沃。桡机二字，都是名词，并都变为动词。桡是捣衣，使水尽去，因引申其义为“干”，机是以水湿衣，因引申而具有“湿”义，一干一湿，是楚人形容入塘捣衣的全过程。江汉平原及其周围的楚人，对此现象，自然形成水一涨一落、地一湿一干为一年的理解，因而桡机即是一年的概念。楚人以此桡机名史，是完全有根据而且是正确的。还有令人思考的是，岛是浮于水面的陆地，岛与桡、搯、捣，音俱相同，且亦具“干”义。当时楚人，以水退而岛出现，语之为桡，水泛则没，语之为机（沃），谁曰不宜！从而认为

一桡一机，即江汉之水一涨一落，谓之一年，并以之名史，恰与实际相合。古代楚人又命岛为渚，岛与渚一音之转，音义具相似。以上所说种种，不但暗合实甚契合。古人畏于“非圣”之议，对于“《桡机》为写恶人之书”不敢探求新的解释，遗憾达数千年之久。笔者从古汉语的角度，进行探究，曾达多年，至此似有所得。甚至产生若有踌躇满志之慨，然仍有难已于怀者。可事竟有偶合者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除古汉语外，古楚之土著民族今之土家族，其语言中仍存有“桡机”一词且具有真解。

早在1983年，笔者有幸到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访问。沿途所见喀斯特地貌，水不留沟，形成许多有河无水的干河沟，因而想，此种河沟，久居其地的土家族，必有其特定的名称。乃走访鄂西自治州民族志办公室，承告此干河沟，土家族语以汉语音译之，名为“淘沃测”，并用汉语拼音给我注释：“táo wò cè”。我当时大喜过望，真不知如何说好。并认为táo wò cè的正确汉语译音，应与“桡机泽”音相同，又更与干河沟之义贴近，泽是河、湖等水域，桡机表明河水即涨即落，一涨一落、一干一湿之义，与前面所述汉语音义诸点尽合。原来用于楚史之名的桡机，是古代楚国境内的土著民族，即今日土家族的方言。土家族叫一湿一千的干河沟为桡机，是古代楚人以江汉平原水一涨一落为一年，从而命楚史为桡机的有力佐证而仍存于今者。干河沟叫“桡机泽”，是楚国语言的活化石，弥足珍贵，仅此一点，即有存史价值。

前面说过，桡机兽与桡机史有着义出同源的间接关系，原来桡机是形容江汉之水一涨一落、一干一湿的过程。然水涨之时，滔滔大水凶猛异常，所以“桡机”亦引申而为洪水猛兽之代称，自亦在情理之中。

到目前为止，“桡机”一词，在史书中，就笔者所见所及，见于四部丛刊本《竹书纪年》：“汤在亳，能修其德……汤至于洛，观帝尧之坛，沉璧退立。黄鱼双踊，黑鸟随之，止于坛……又有黑

龟并，赤文成字，言夏桀无道，汤当代之；枵杌之神，见于邳山，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……遂有天下。”把枵杌之神与黄鱼、黑龟等水生物并视为瑞符，可知此神是既能兴洪水，又能止洪水的象征。当时先民，无力控制自然，故崇其神，可知枵杌之神，是主管洪水之神，亦可证“枵杌”一词原为水一涨一落之义。

楚史为何以“枵杌”为名，现在应该是揭开它的秘密的时候了，抛此一砖，以就教于海内外学者。